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

御製序　目録

卷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製朱子全書序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之重莫過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以下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事繩愆糾謬絕長補短之計耳若觀文辭之雄摛藻之麗古人已有定論予何敢言但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詞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乎王道

之純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麗為事剛勇武備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胄統數萬子弟深入不毛沙磧乏水瀚海指揮如意破敵無存未十旬而凱旋可謂勝矣後有所悟而自問兵可窮乎武可黷乎秦皇漢武英君也因必欲勝而無令聞或至不保者豈非好大喜功與亂同道之故耶所以宵旰孜孜思遠者豈不柔近者豈不懷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王之道不可為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數十年

來方得宋儒之實據雖漢之董子唐之韓子亦得天人之理未及孔孟之淵源至邵子而玩弄河洛之理性命之微衍先天後天之數定先甲後甲之考雖書不盡傳理亦顯然矣周子開無極而太極通書之類其所授受有自來矣如星辰繫乎天而各有其位不能淪也光風霽月之量又不知其何似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前儒已誦之矣至於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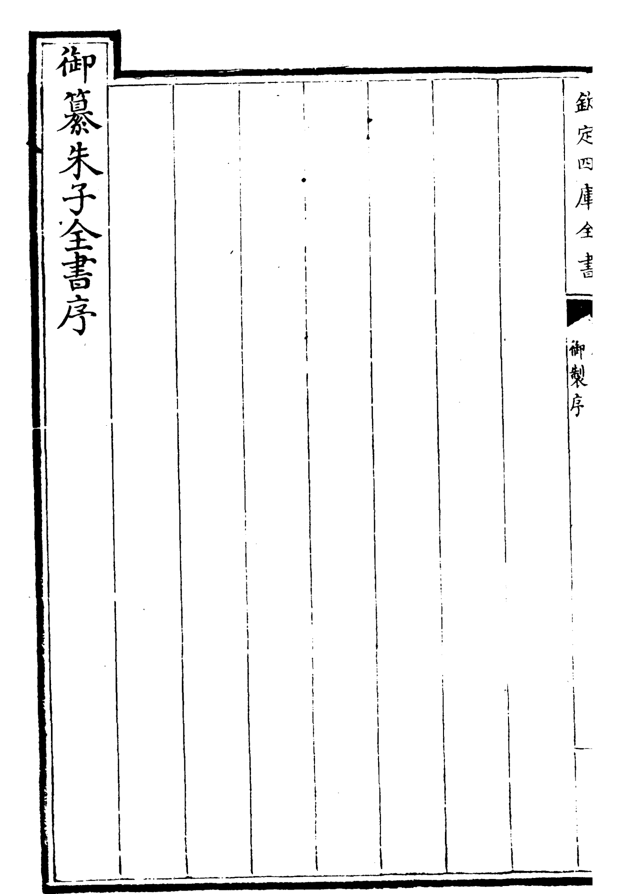
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於至善無不開發後人而教來者也五章補之於斷簡殘篇之中而一旦豁然貫通之為止雖聖人復起必不能逾此問中庸名篇之義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未發已發之中本之於時中之中皆先賢所不能及也論語孟則逐篇討論皆內聖外王之心傳於此道人心之所關匪細以五經則因經取義理正言順和平寬弘非後世借此而輕議者

同日而語也至於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奥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内為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故不揣粗鄙無文而集各書中凡關朱子之一句一字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素日留心於理學者彚而成書名之朱子全書以備乙夜勤學庶幾寡過雖未能亦自勉君

親之責者朕又所思者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辯論是非凡有血氣莫不尊崇朕一生所學者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今集朱子之書恐後世以借朱子之書自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議論往往見元明至於我朝註作講解總不出朱子而各出己見每有駁雜反為有玷宋儒之本意況天下至大兆民至衆輿圖甚遠開地太廣諸國外蕃風俗不同好尚各異防此失彼之患不可不思若以智謀而得人心如挾泰

山而超北海也以中正仁義老成寛信似乎近之凡讀是書者諒吾志不在虚詞而在至理不在責人而在責已求之天道而盡人事存吾之順末吾之寧未知何如也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夏六月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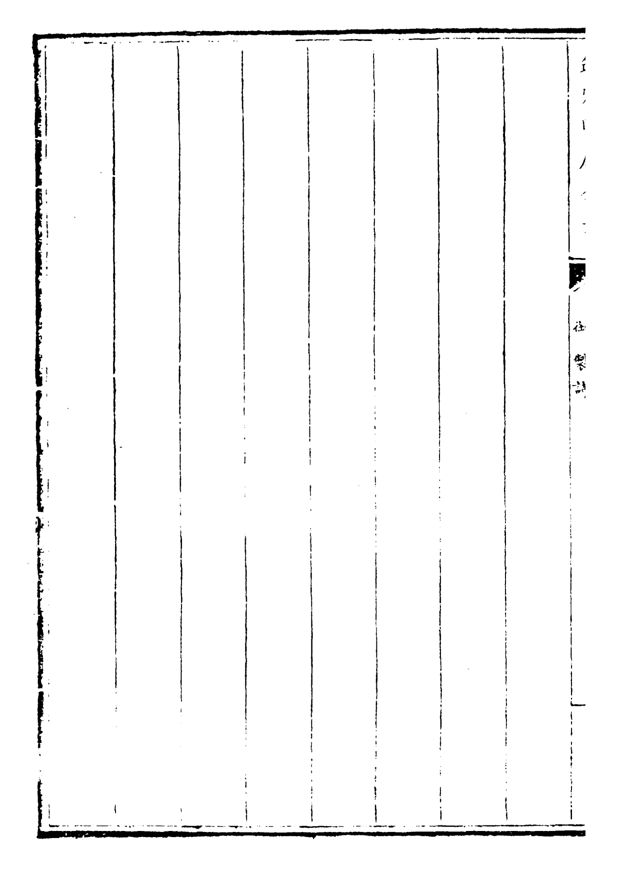
御纂朱子全書序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序

御製讀朱子全書

少時慕才華研精味辭藻微言探月窟逸興橫雲表措思每廢餐兀兀忘昏曉雖云俗慮無却被詩魔擾至理在目前棄而求深窈曠蕩無所歸悵悵盈懷抱近讀文公書習氣從茲掃因知九仞山一簣功不少作此聊自訟詎足云見道

右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光禄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
地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德備文明象應五星
之聚非爲一時而出樂有

後聖之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蓋
繼天出治職兼總乎君師而
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遥源斯在二千
年之丕緒聿新臣光地等竊惟危微心法肇自
伊耆終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間言天言性者則
有禹皐成湯言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傅說丹書
垂乎敬義周禮著夫中和逮洙泗而發揮無餘
歷漢唐而明昧相半直至濂溪默契道體親授

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兼綜諸子斯文賴以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堙鬱於江沱惟其書流行於海内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編則剝蝕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心典極累朝尊異之隆文經

乙夜校讐之久如

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

心畫羲爻

身符夏度

功巍文煥猶兢兢業業以勑幾

仁熟義精方矻矻孜孜而論道

謂朱子為諸儒之醇粹不難以

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為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東

至於海崇其禮秩方自廡以升堂薈其遺編乃

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禀

聖心之裁成提要刋繁逐一經
御筆之删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甚詳轉注諧聲摩求
必當沍寒蒸暑未嘗輟誦於
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聞停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模
晝一條理分明自小學大學以開端漸及四書
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於聖統王功文約
而彌該義備而不複權衡取舍必得其肯綮之
精次第後先一準於施為之序歷選六百年來

編朱子書者其得詳略輕重之中誠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豪聖聖相承如合符

節孰能與此哉加以

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啓發靡遺脩身覺

世之方會歸一致於是

頒諸宇內使儒林有入聖之階梯布在學官凡來者得

窮經之指要敎思若風行而雨化徯志自谷應

而鍾鳴臣光地等章句習深經籍道邈生逢

堯舜尚慚比户之民少學魯鄒誰是及門之士質蔡言不

如韓愈惟荷

訓誨以成編校書遠遜更生幸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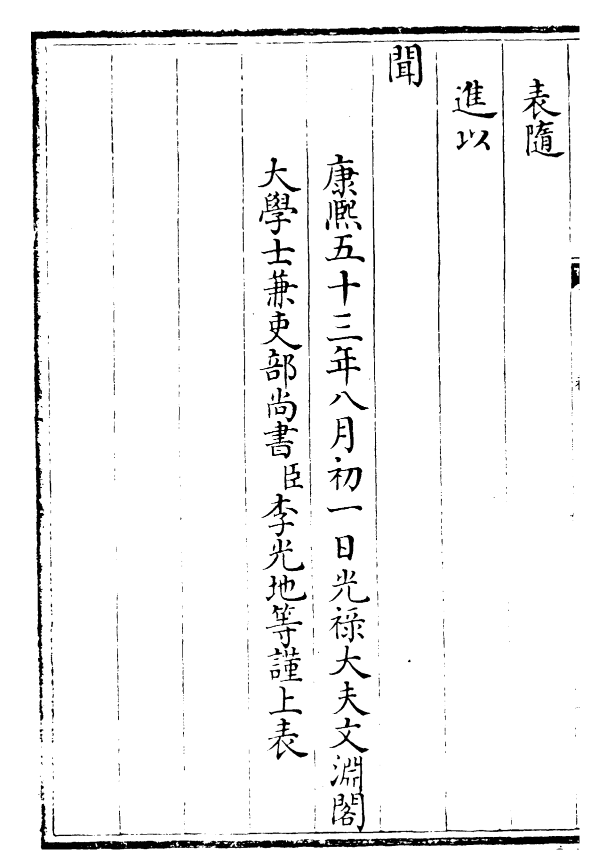
指撝而識字身遊

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典冊之端榮以為愧臣光

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光祿大夫文淵閣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御纂朱子全書承修校對監造諸臣職名

承修

原任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熊賜履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吳涵

御前校對

翰林院侍講臣魏廷珍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吳孝登

翰林院庶吉士臣梅㲄成

舉人臣王蘭生

武英殿校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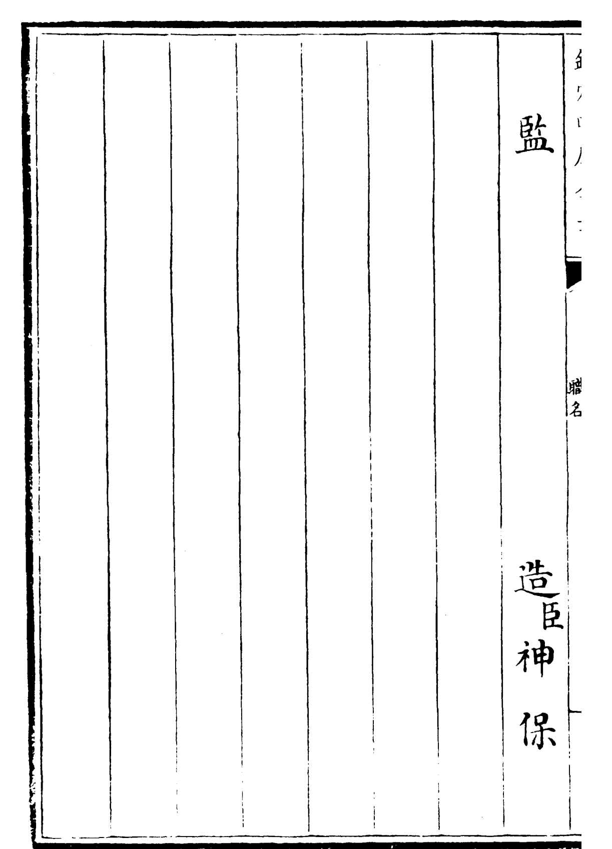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吳廷楨

原任國子監司業臣盧軒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何焯

翰林院編修臣徐用錫

翰林院編修臣張起麟
翰林院庶吉士臣成文
武英殿監造
總監造兼内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臣伊都立
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總監造臣李國屏
監造兼驍騎校臣巴實
監造臣闗保



監造臣神保

御纂朱子全書凡例

一近代名儒惟朱子之學最醇其所著作亦最備今四書集注及易本義詩傳既以頒行學校著為令甲此外如太極圖通書解西銘解四書或問易學啟蒙小學家禮儀禮經傳通解諸書皆所以發明性道補益經術然亦自為成書流傳於世舊矣惟語類一編係門弟子記錄中間不無譌誤冗複雜

而未理文集一部則是其平生議論問答應酬雜著以至奏牘公移皆具焉精粗雜載細大兼收令覽者苦其煩多迷於指趣學人病焉今合此二書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類相次裒為全書以便學者蓋文雖不悉錄而微言大義庶幾具是矣故曰全書也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諸書篇目往往以太極陰陽理氣鬼神諸類為弁首頗失下學上達之序子貢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聖學之序也觀朱子四書集注先大學次論孟然後終以中庸則其用意可見朕覽其論小學蒙養之方大學進脩之法精切詳明有裨學者以為必先知此然後可以讀四書羣經而與聞乎神妙精微之奧矣故今篇目首以論學次四書次六經而性命道德天地陰陽鬼神之說繼焉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篇目其部分次第亦多未當者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厯法不應以厯法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隂陽五行四時即氣也不應不次於理氣之後雷電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主敬主靜即存養也不應别於存養道統列周程張朱似已而程門末派其人頗雜而不分治道諸目不以九官六典為之次第前後其事頗亂而無序若此之類皆關係義理不可不正又

如朱子語類大抵皆訓門人者也另立訓門人一門檢其議論多與論學諸篇重複皆編輯者之疵也今亦重於變舊但稍加釐正次其先後有區分太多而本末輕重反不明者則列總目於上而以細目書其行下以統之訓門人篇但存其提撕警省最親切者且略見當日問學姓字而已繁複之處皆從删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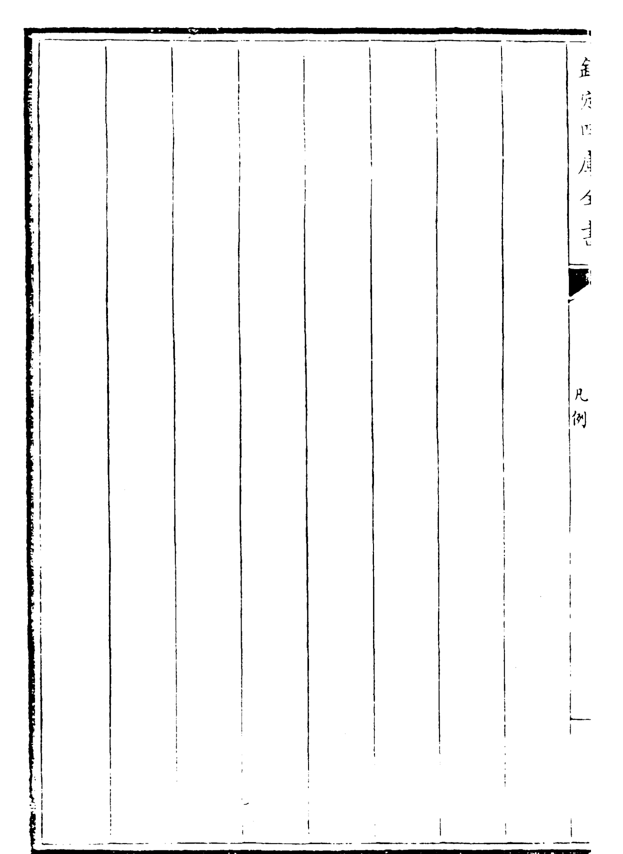
一朱子平生繼往開來盡在闡發經書義蘊及紹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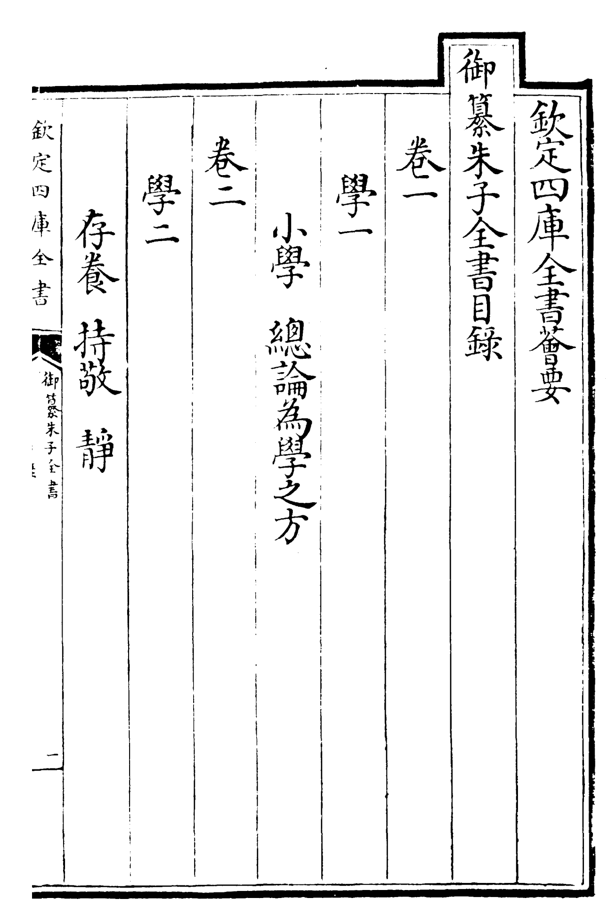
周程張邵之學窮研表章使後人知其統緒之眞而識其津塗之正此其功之大者至於志狀碑誄則或出於應求徇請之篇奏牘文移亦或因於一時一節之事雖忠厚正直之風無在不可想見而比之譚經論學精猶則不侔矣故今所存錄詳於此而略於彼

一朱子論歴代人物處異代甚略而宋家太詳其間多有節取雜紀不足為輕重者兼収並載有妨書

體今据其當代知名者裁擇使前後相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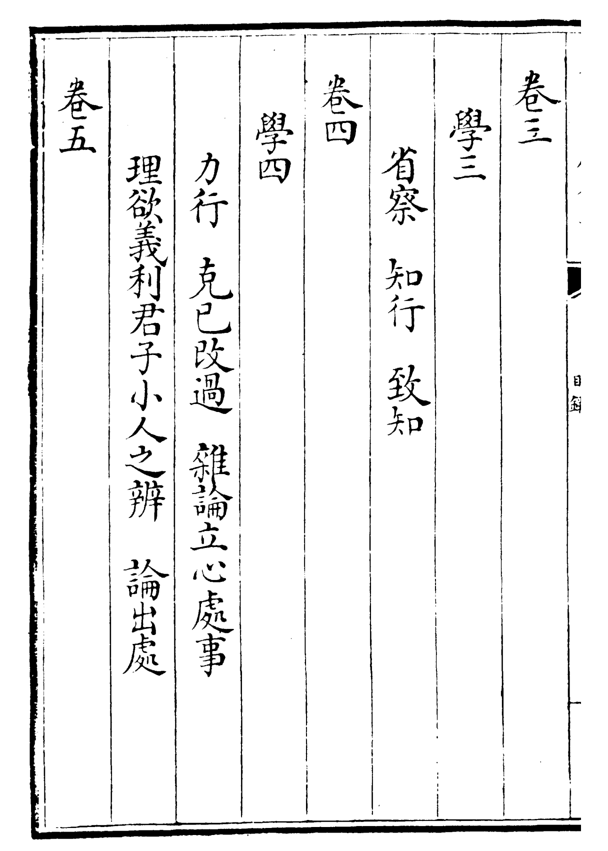
一前代刻板訛誤絶少善本今彚合諸本校對從其義之長者亦有諸本齊誤無從考正而尋其文意可確知為某字之訛如琴律一篇纔數頁耳而錯誤近百字然依律呂之法皆可以推算而得之如此之類皆改正其可知者而闕其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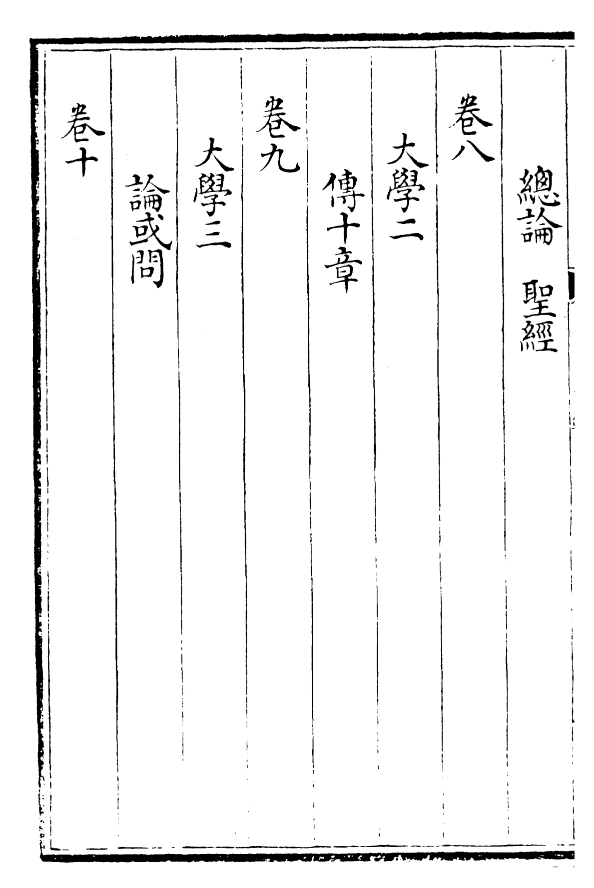

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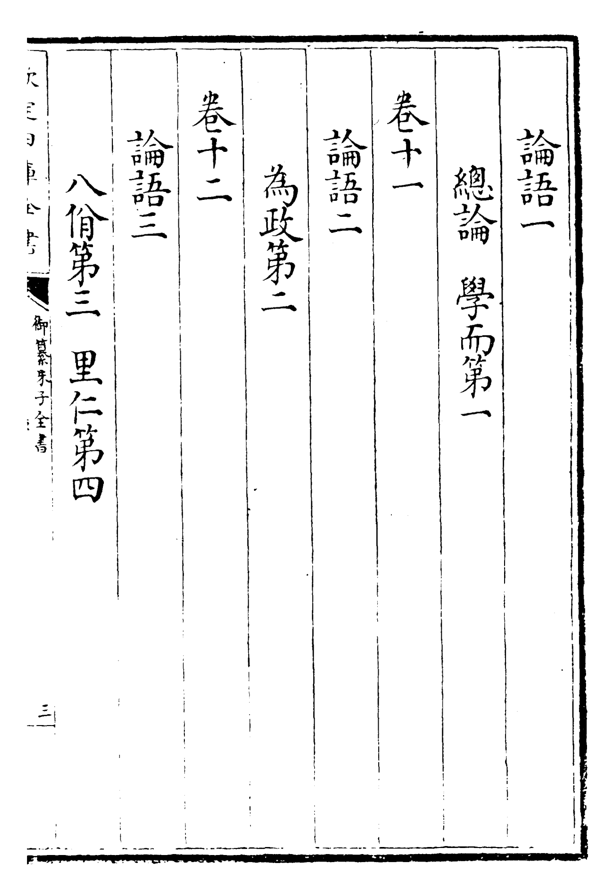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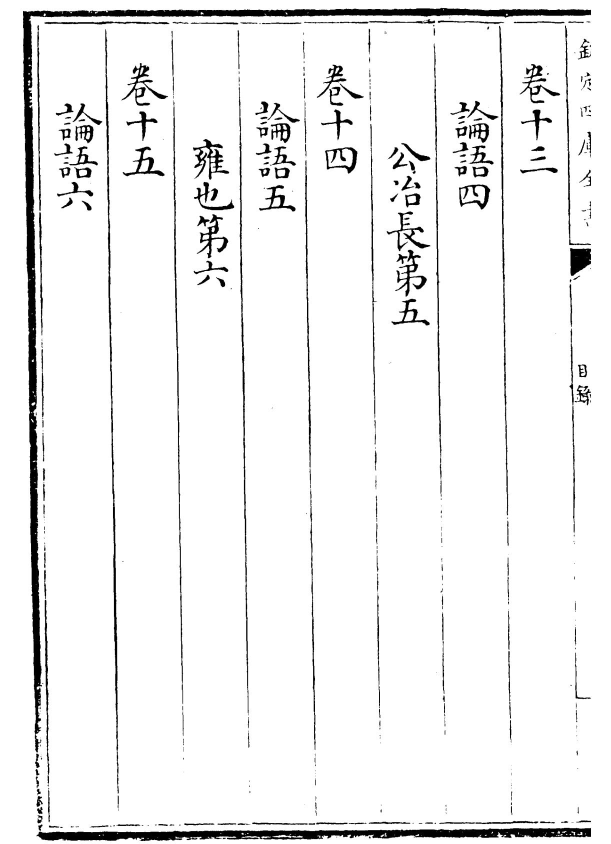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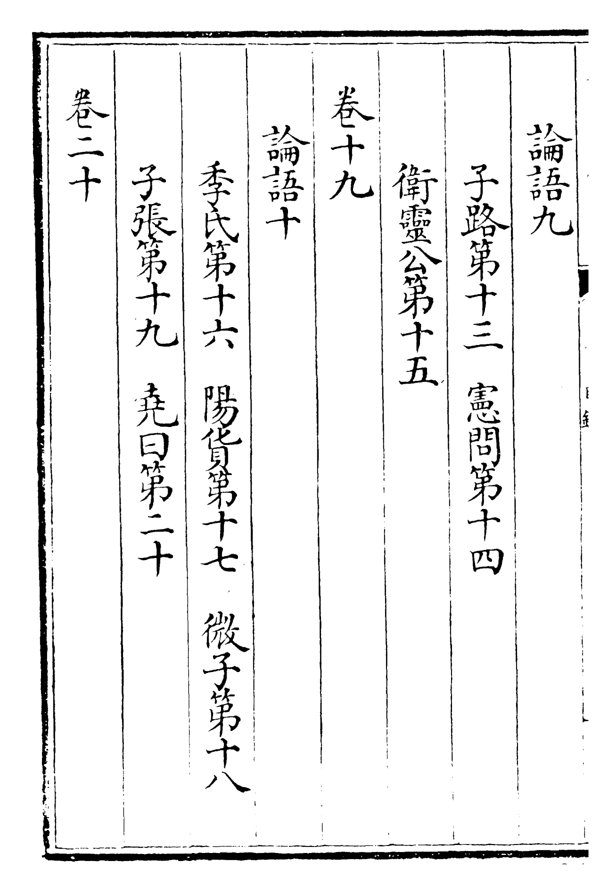
御纂朱子全書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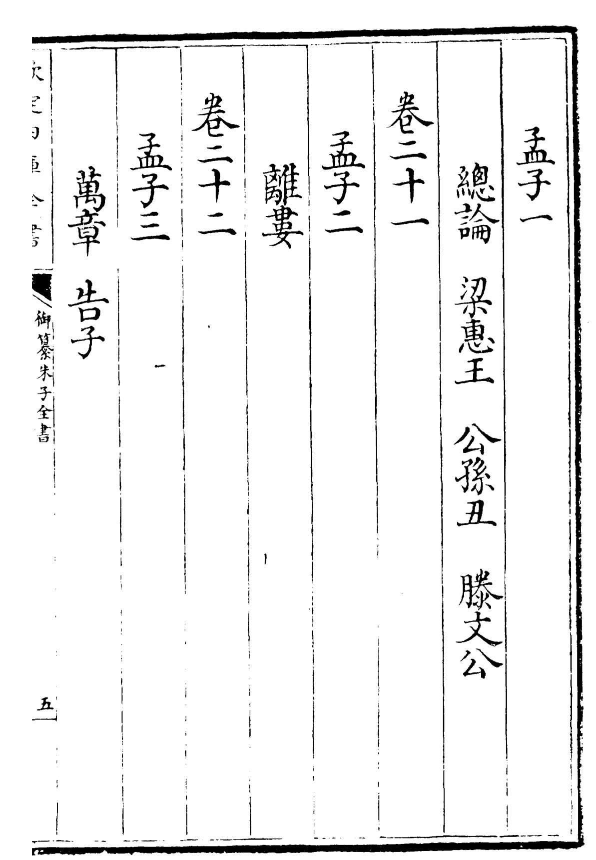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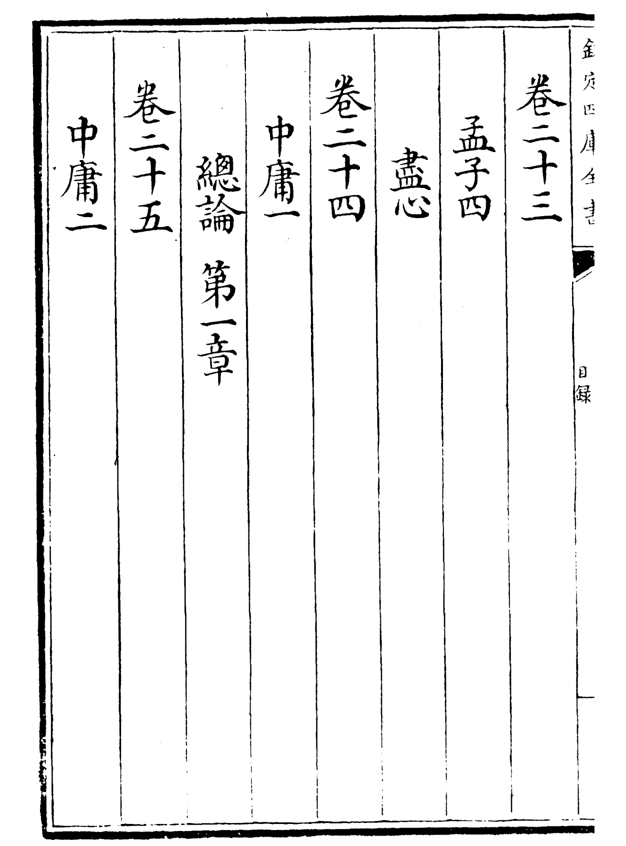












第二章至末章

卷二十六

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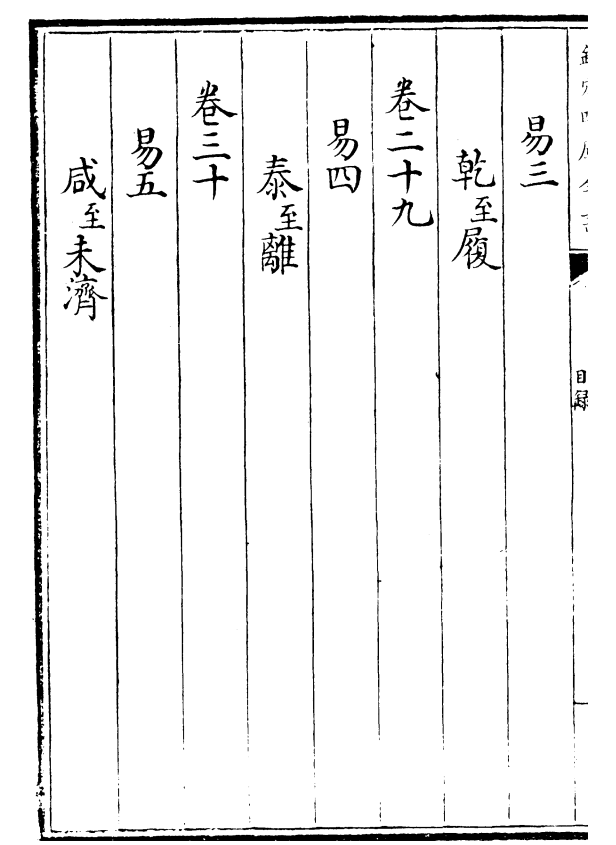
綱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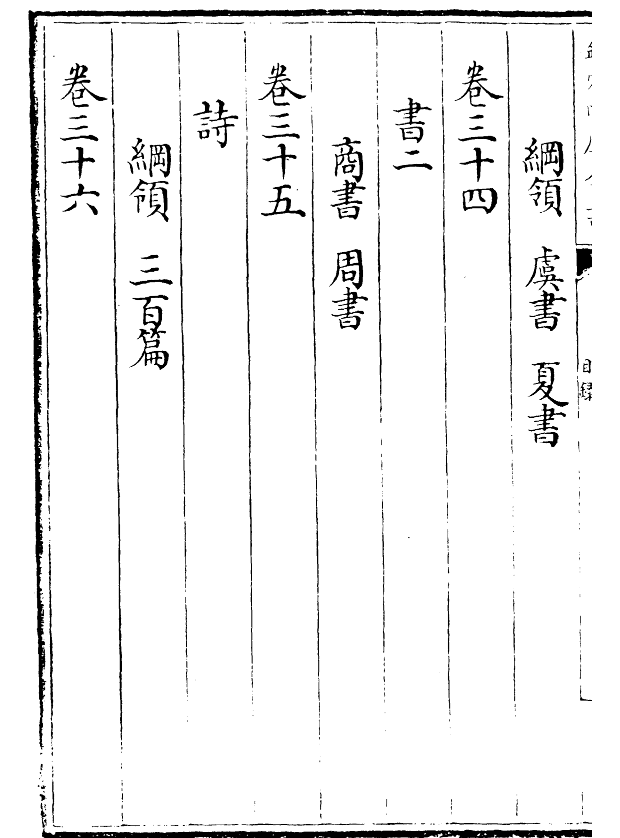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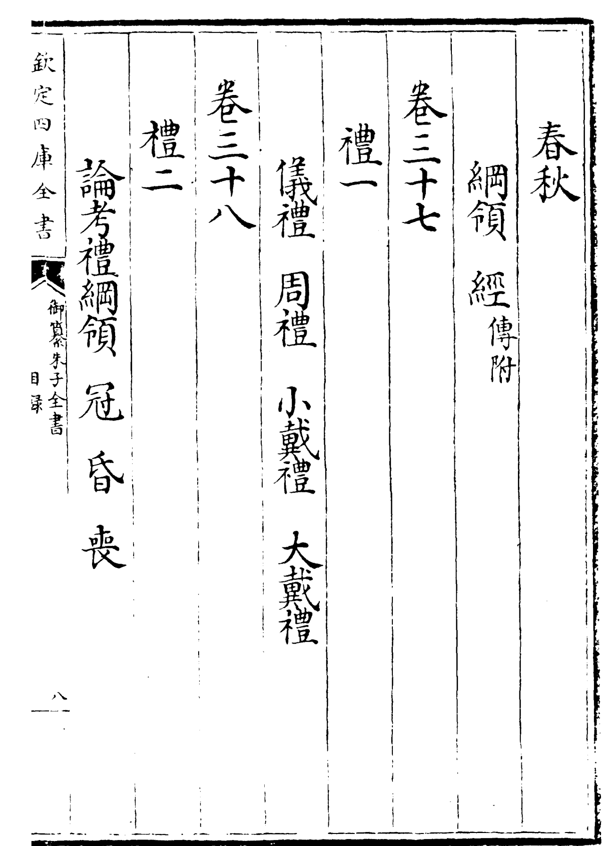
易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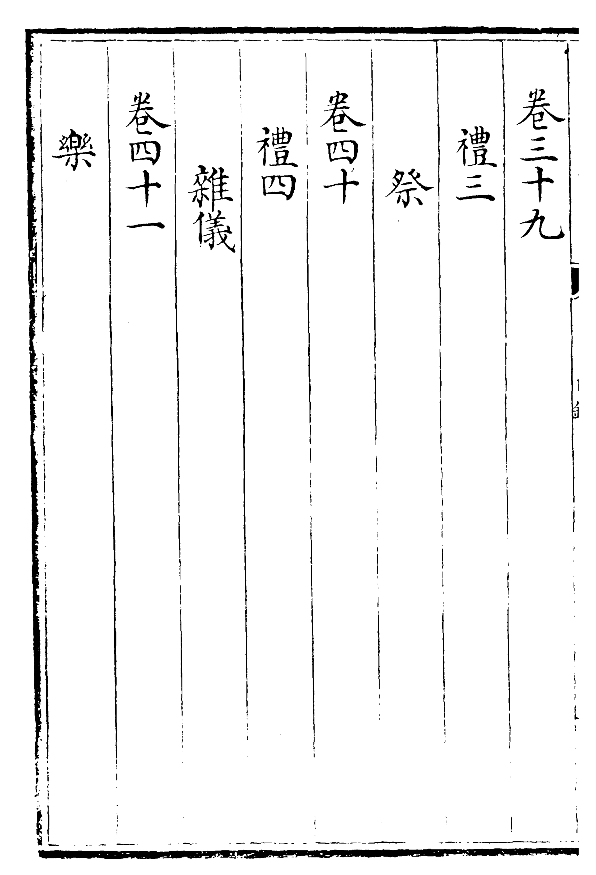
綱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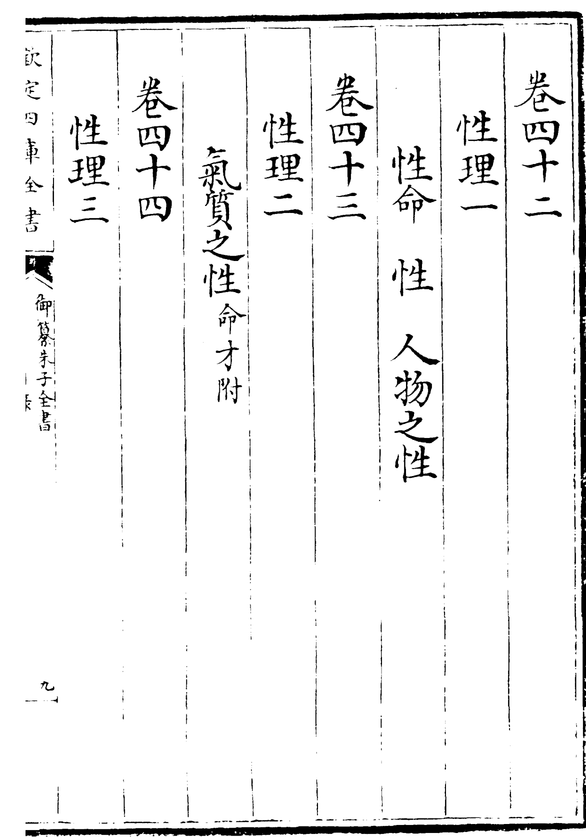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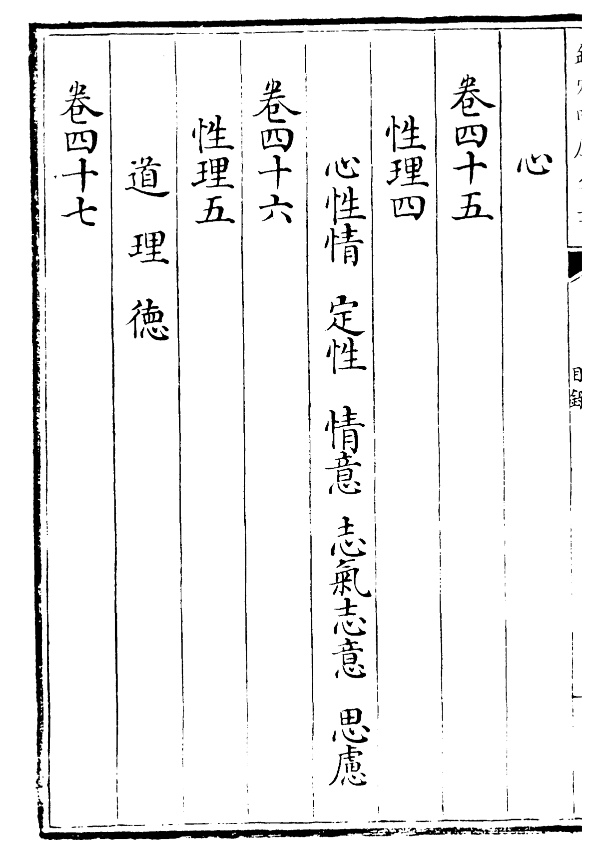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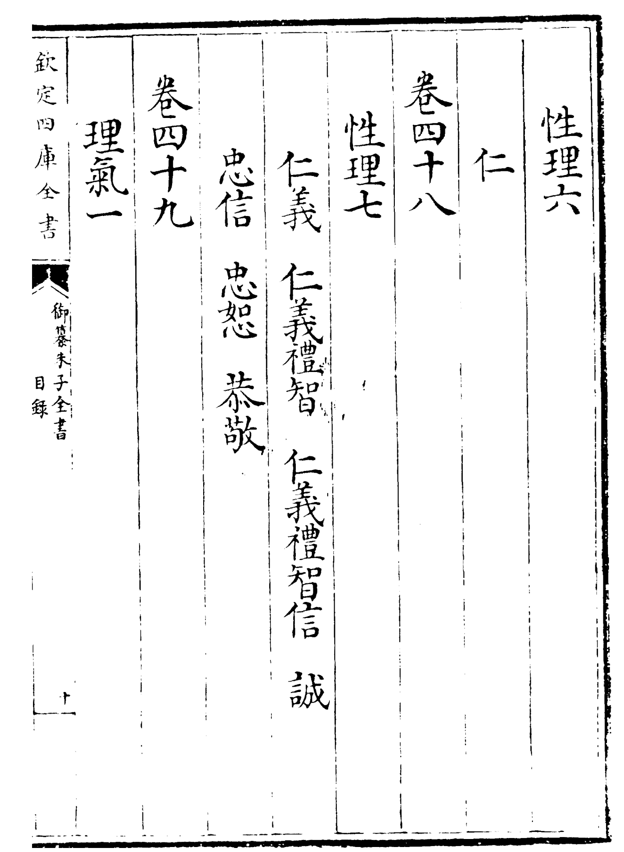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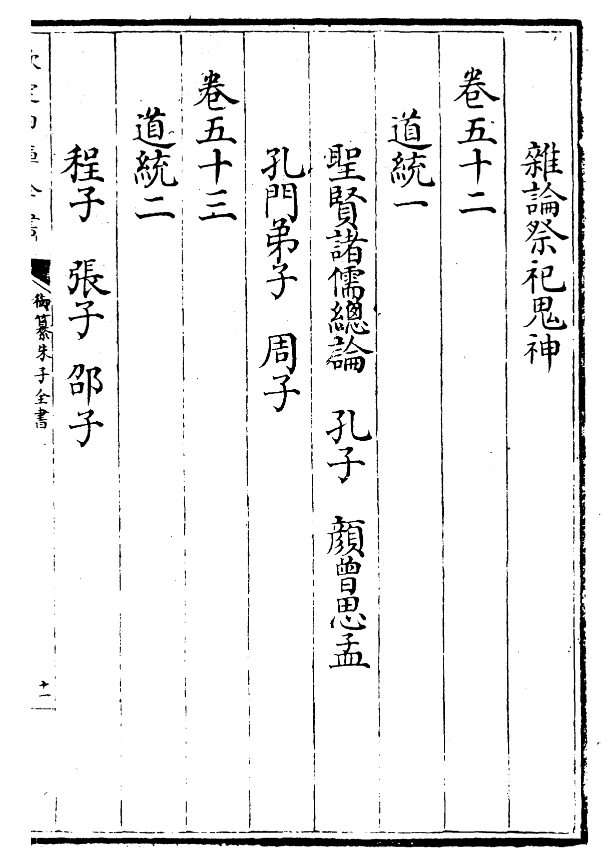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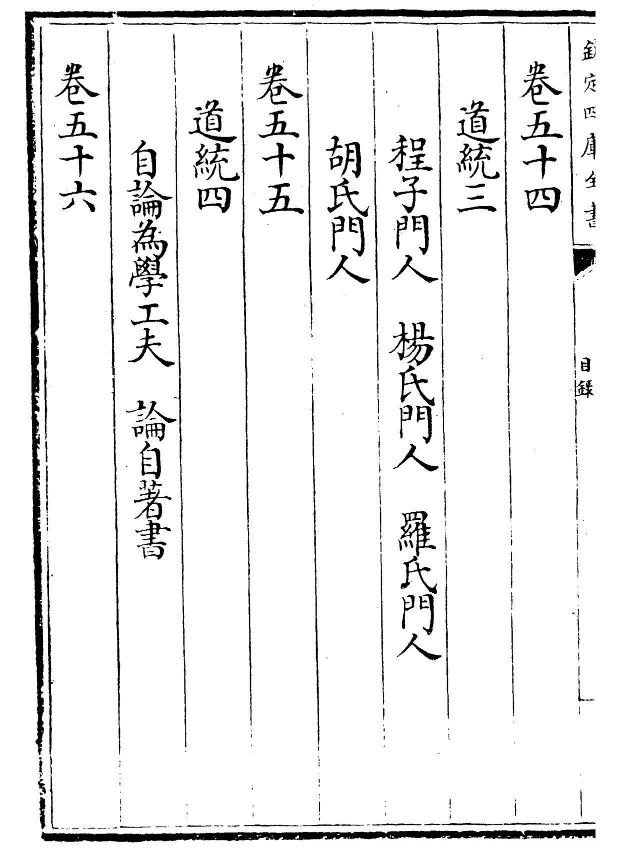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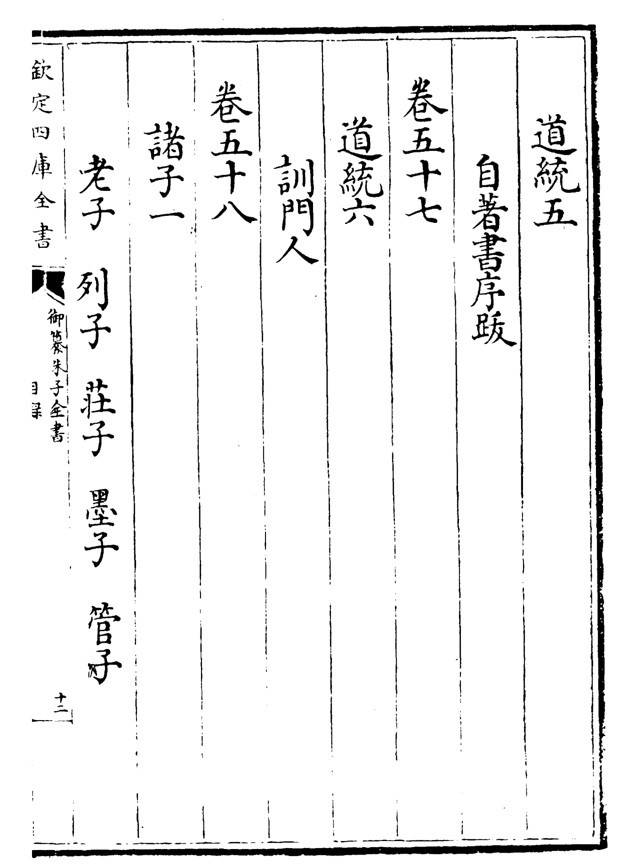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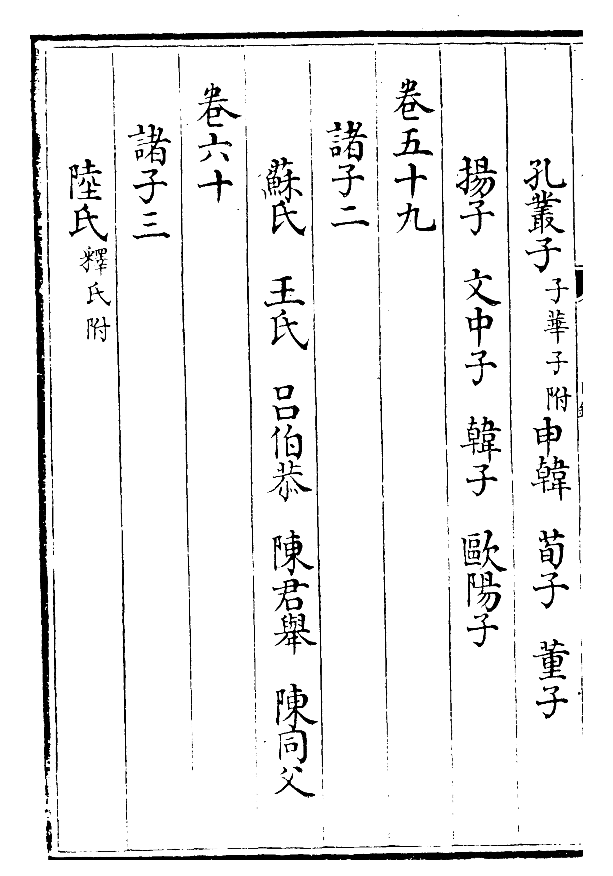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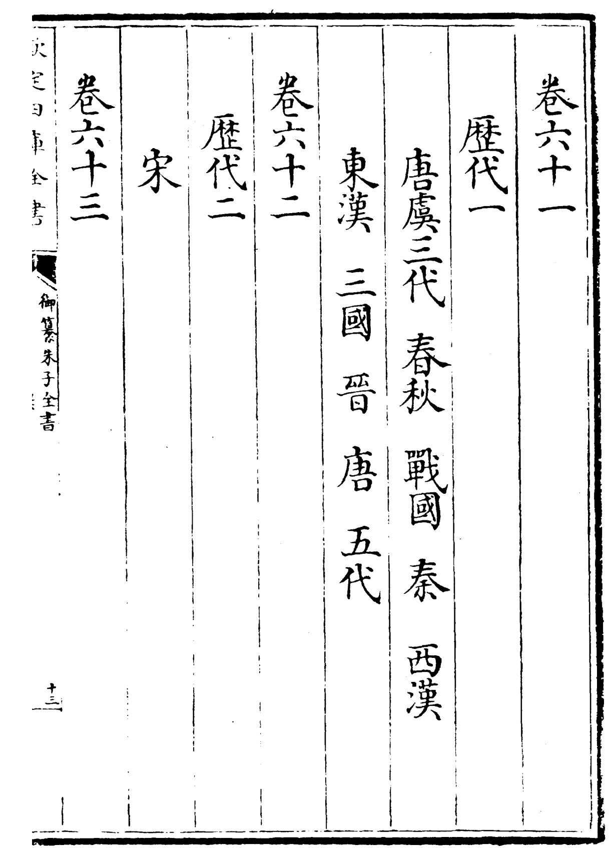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六

賦 詞 琴操 古詩 律詩 絶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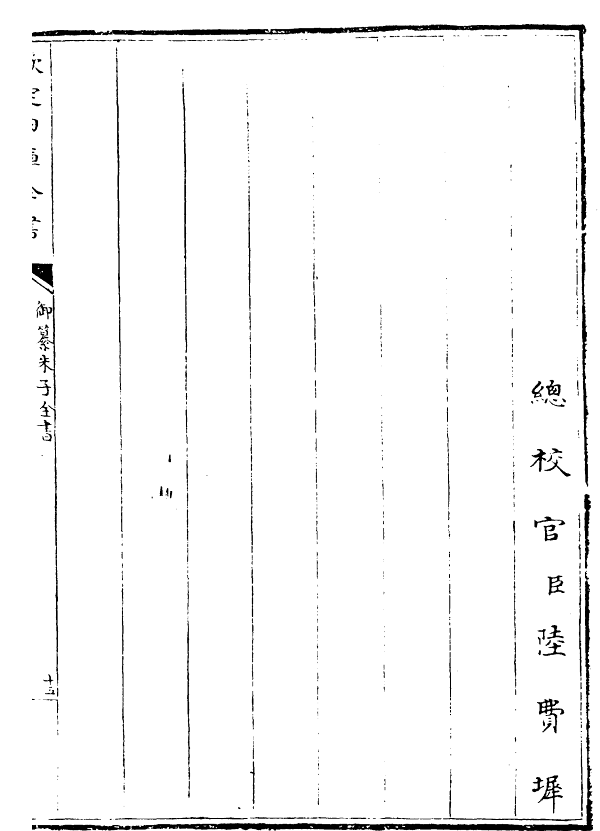
詩餘 賛 箴 銘

臣等謹案朱子全書六十六卷康熙五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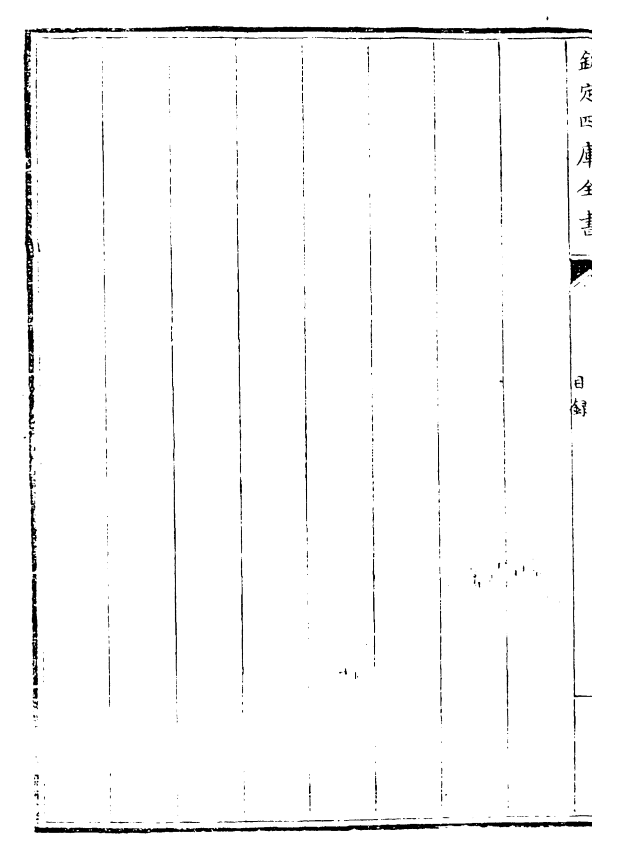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命大學士臣李光地熊賜履等纂輯向来流傳朱子之書有大全文集大全語録各二百卷元儒程端學讀書功程謂治四書及

諸經者俱宜列注疏於前而附朱子文集語録於後以定是非之歸故宋元明初諸儒合纂為書者甚多而諸經率各自為部是書則彚輯其全自小學迄詩賦雜著凡十有九門罔不根極理訓折衷羣言蓋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是書又集朱子之大成也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六十九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一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

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

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

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

定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寓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作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

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

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常見人教兒讀書限長
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
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
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
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
與古註不相背了

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令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俟
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

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做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内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做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

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

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屋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

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

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以上語類十八條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虚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

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為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閲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黷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

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温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與魏應仲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

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

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為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答呂子約

問小學賔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曰不須如此理會賔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〇答易簡以上文集四條

總論為學之方

凡人須以聖賢為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

早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别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滚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

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孝為臣極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豪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返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

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人白䁥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册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

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必須端的自省特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

上達也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

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

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

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

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

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

性善可至堯舜别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

為學之道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閒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為是克去已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

是入聖賢路了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强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寛快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稱顔子好學其次方説及曽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攲也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濟得甚事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

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為道不了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

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

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學者識得箇脈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青半黄非惟無益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

學者為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煆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煆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熱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

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為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

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别及
再相見只是如此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
須著火急痛切意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
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
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
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

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為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絶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

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

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
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
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
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
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
得勝學者若有絲豪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
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

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

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寛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因論為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

入孝出弟行謹言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耳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模樣强健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若⿰若若苴有人外面恁地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内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

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

問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脩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

今學者别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

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葢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如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

了蓋到說時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為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為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

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

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説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

易曉讀也須易記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大根本流為小根本舉前說因先說欽夫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

令學者要緊且要分别箇路頭要緊是為已為人之際

為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慢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説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闗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别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説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或問爲學曰今人將做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

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已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

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豪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

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己其教雖不是其

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别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

律本法甚嚴豪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説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顔淵問為邦看他陋巷簞

瓢如此又却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
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
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
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略
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之
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
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愿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

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小立課程大做工夫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

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

起意去趕趁他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如見陳厮殺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

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閒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躭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荅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

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以上語類九十條

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為此也若但悠悠汎汎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答陳超宗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做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説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滄洲精舍

又諭學者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

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汎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説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答鄭仲禮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

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答吴玭

日用之閒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

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答范伯崇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别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

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虗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真有益也答陳廉夫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其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

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内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别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荅呂子約

示諭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

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工夫互相發耳答何叔京

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茍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别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答林擇之

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説求其放心亦只是説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

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别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答廖子晦）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豪髮近似聖賢氣象）

（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

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黒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答項平父

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

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答孫

仁甫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答胡季隨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

所從言之者至為甲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晝人之志何哉葢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

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諳而豫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

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谷林 退思

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閒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

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

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閒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

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

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

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

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

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豫為過計之憂

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

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答林伯和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内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已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已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

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内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内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别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答李伯諫

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

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寛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答孫季和

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毋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内省

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 荅丁仲澄

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 荅江隱君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

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已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答潘叔昌

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程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

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荅陳師德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荅林德久

子約之言蓋為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

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閒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答孫敬甫

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閒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答孫敬甫

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

桎梏焉也葢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豪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答或人

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答孫敬甫

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答何叔京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為主乃分明耳答何叔京

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答程允夫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

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已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

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

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彛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奥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

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答方耕道

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答方賓王

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淩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　沈答　有開

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揑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别

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答包詳道

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荅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

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諭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如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答呂子約

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

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其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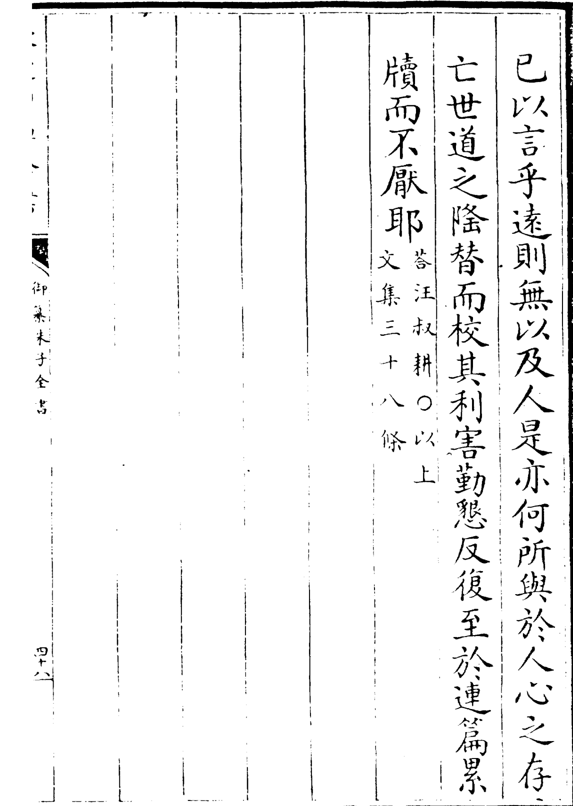
答江元適

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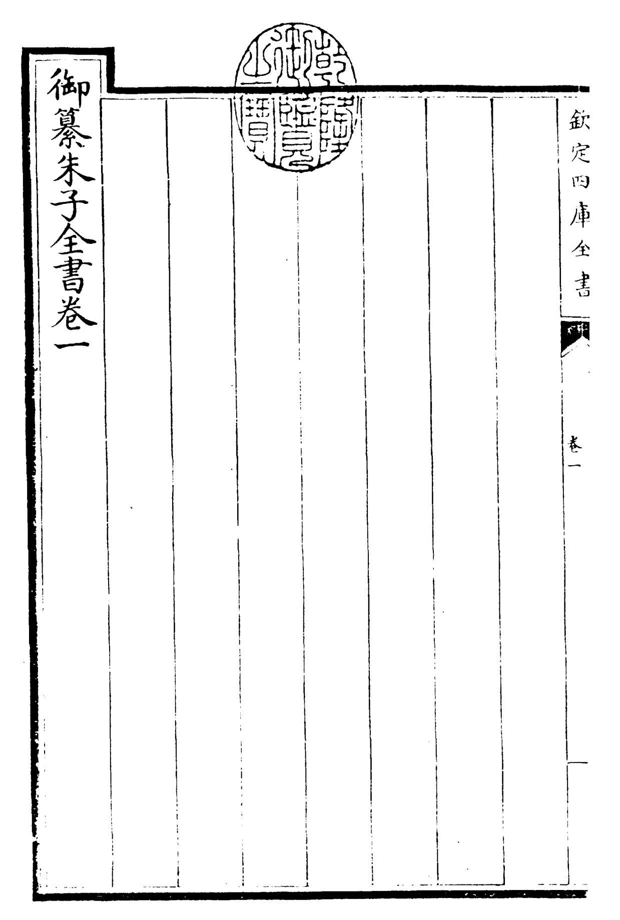
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

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答林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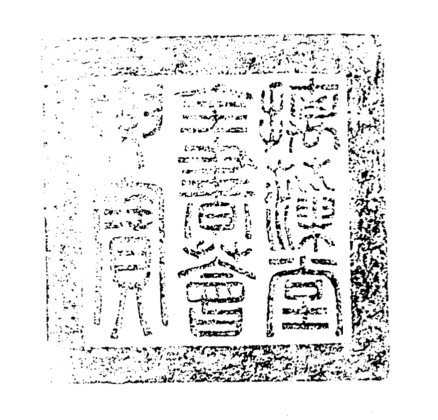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已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葢人有是身則其秉彛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



已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答汪叔耕○以上文集三十八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